

有风轻轻吹

张淑清

风将村子里的消息，一个一个捎来，我再也坐不住了。村子温吞吞的，把一扇门打开，一棵杏树，枝丫上鼓出芽苞，一棵枣树站得一丝不苟。树杈晒着一嘟噜萝卜缨，一串金黄色的玉米。喜鹊的巢就住在树冠，它们每天都会见面，彼此熟悉。有时候喜鹊打量一下越来越风干的萝卜缨，叹息一声。看着玉米被一穗一穗取走，落在一只簸箕里，经过左手和右手搓捏，机器碾碎，成为一碗粥，玉米的宿命，与喜鹊截然不同。喜鹊是一座城或者村子的报喜鸟，活着的意义非同一般，历来受人们尊敬。更多时候，喜鹊明白，玉米有玉米的光芒，在人间，任何人和事物皆有它存在的价值。草木繁花，时夜一颗流星轰然陨落，完成使命，也是一种美的盛开。

老井泊在园子一角，靠近石头墙的地方。老井像一头脾气温和的牛，卧在那，安然无恙地反刍着光阴，那些辛酸的，喜悦的，悲怆的，寸断肝肠的日子，仿佛大地的一注春韭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

父亲坐在门槛，面朝街口，大街上有翻耕机走过，风扬起一团一团陈猪粪的气息，草芽的味道，阳光正好耀着父亲的身子，父亲起来，背着手，让阳光晒了前身，晒后脊梁。一场手术，令父亲的时间慢下来，父亲到他的土地走一走，抓一捧土，嗅一嗅，还是那味儿，父亲的眼里有了闪亮的泪，土地是父亲一辈子，不离不弃的兄弟，现在，要父亲放下它们，真的不忍，也不舍。

父亲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互相对视着，石头的棱角纹络里都是父亲的气味，父亲想忘掉一些事情，他目光中承载的疼痛，像村子愈来愈多的空房子，长满俗世的艾草与荒凉。而我穷其一生，也无法抵达父亲内心的丰盈。

现在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村子老去，父亲母亲老去，却无能为力。我唯一做得到的，就是节省下时间，陪一陪我的至亲。我不敢想象，有一天，面对他们的离去，我如何收场，以及找寻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一个连故乡都没了的人，精神世界岂不是永远的漂泊？终究那个阁楼，笼子圈养的生活仅仅是寄居，时间再久，它和树木葳蕤、牛马相依的村子有着天壤之别。

现在，风走过一个村庄，又一个村庄，城市靠近村庄，风也就没有多远的路，就能把彼此的信息传递。风是不会走错故乡的，人以各种方式向村庄靠拢。我也一样，在城市，我的文字干瘪无力，仿佛一棵稗草，结不出一粒谷穗。我想设法回到村子，老房子住着我的父亲母亲，朝阳的坡上住着我的祖先，我需要和他们长时间对视，哪怕不说一句话。村子的草木繁花，让我心平气和，没有浮躁和虚伪，像植物似的，活得单纯，干净。我可以陪着父亲，母亲。做一些事儿，擦擦犁铧，晒晒玉米，用高粱秸秆栽一园桩子，种一片绿油油的春光。借着白月光，写我的小说。风一遍一遍吹来，不必问我过得怎样？我们都在人间烟火里，各自安好。

早春城市，裙裾飘飘

谢光明

农谚说，“清明无雪，谷雨无霜”。果不其然，今年雨水节气那天，饱满的雨水化作一团团湿漉漉水灵灵的雪花，从天空中砸下来，就像楼上打翻了棉花，纷纷扬扬落在地上，瞬间融化成雨水。

江南的气候有时让人捉摸不定。早春时节，松软的土地，青草萌动，柳树上依然有稀疏的金色秋叶随风摇曳。野艾蒿、鼠曲草、马兰头，一盘一盘炒上了桌。春笋啄破土地，破壳而出。

忽然，纷纷的雨落成大朵大朵的雪花，就像成群结队的白蝴蝶光临城市，高楼玻璃幕墙上，临街热气腾腾的小饭馆前，空疏的行道树枝丫间，到处都有它们飞舞的身影。

就像是天生的精灵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春雪落在街道的马路，大厦的屋顶，瞬间就无影无踪。无论雪团在空中如何演绎纷繁，地面始终没有半点雪花的痕迹。是浩

浩荡荡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临，南方的土地容不下雪的位置了吗？雪花在空中如此美丽，却死在春天的土地里。就像被鸟儿追捕的蝴蝶，惊慌失措的雪花落在玻璃上，转瞬之间，美丽的冰晶体立即融化成水，这样的变化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人们纷纷打开窗户，或干脆走到街上，让雪花飘落在头发和肩膀上，毕竟这样的日子，在南方是极少的，尤其是这样大方的雪片。

漫天的雪花里，人们装作若无其事，像往常一样奔波，其实心理都在嘀咕：多少年未见如此豪爽的雪了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冬天，可惜的是稍纵即逝。我刚仰起头，一团雪片重重地挂在睫毛上，然后，化作黏人的春水。白雪在翠绿的竹林里隐匿，在茫茫的江水里消融。树木因何落叶？因为雪中的树是最美丽的时刻，是最安静的时刻。此刻，树木没有了喧嚣，唯有对世界冷静的思考与聆听。

飞舞的雪花里，时髦的女孩穿着裙子，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。一个城市美不美丽，首先看这个城市的女人。春风荡漾，斜斜的风，斜斜的雪，是城市的白色裙裾在飘动。



春日花馐

宫凤华

徜徉阡陌，斜倚菜花，采撷春光，有清雅古意。陌上赏花，花事纷繁，或浓或淡，或雅或俗。南山在望，乡下日子绵软悠长。

翻阅典籍，《山家清供》记载多种花肴，有檐卜煎、菊苗煎、芙蓉羹……玫瑰可制蜜饯，樱花、紫藤能做糕点，面拖玉兰享誉中外，哪怕是国色牡丹皆可食。

明代张岱写范与兰，兰花谢时觉弃之可惜，因曰：“有面可煎，有蜜可浸，有火可焙，奈何不食之也？”宋人林洪喜白米煮粥，捏几撮梅英入内，而成梅粥。

乡间花馐，巧妇烹制，皓腕凝雪，月色清远，寻常日子便旖旎生动起来。

掐一把油菜花苞，又呼菜薹。洗净切断，放蒜片、葱花、干辣椒爆香，加入菜花嫩芽翻炒片刻，起锅。爆炒菜薹，咸香辣鲜，菜蔬香里渗出水果香，实是嫩滑爽口，不忍卒筷。

母亲擅做槐花饼。把槐花揉进面粉里，搅拌均匀，加糖精，在铁锅里摊，或摊在篾子上蒸。出锅槐花饼，柔若玉脂，清香扑鼻。槐花饼可切成菱形，拌青菜薹同炒，黄绿相间，色调明快，味蕾立陷鲜美沼泽中。

槐花爆炒韭菜，青白相衬，就像踏青时瞥见苇滩上的几点新绿。槐花炖草鸡蛋，味道鲜美。令人感到尘世渐远，岁月静好。

桃花泡茶，花瓣起舞，娇艳的颜色渐渐融入水中，喝起来有淡淡的香甜。茉莉花可泡茶，母亲把它做成茉莉花炒蛋，清香四溢。令人想起《红楼梦》中“迎春又独在花阴下，拿着花针儿穿茉莉花。”

玫瑰花可制作玫瑰酱，是

食粥的绝佳佐料。杏花酱中，瓣瓣杏花宛然可见。那种薄俏和肉粉，叫人怜惜。佐酒浅啜，任阳光绵软轻抚，看岁月兀自流淌。

院中桐花落，一地春愁，撷拾作馅包饺子。沸水里的桐花饺，沉浮起落，粉绿透明，一股仙气袅娜升腾。咬之，露出了春日美食的斑斓色彩。

梔子花“和稀面拖油煎之”，品咂起来顿生“清和之风”。尝之，似有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味。难怪杜甫诗云：“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”

玉兰花瓣肥厚硕大，将花瓣洗净，拖面油煎，香甜可口，谓之酥炸玉兰。木槿花煮豆腐，味道鲜美。将花朵调入稀面粉和葱花，入锅油煎，食之也松脆可口。藤萝花以糖浸渍后可制饼，饼色暖红，芬芳清冽。北方的“藤萝饼”，令梁实秋老来常怀莼鲈之思。

南瓜花和面炸好后，盛在白瓷盘里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让人心生爱怜。吃南瓜头时大快朵颐，吃南瓜花，感觉花蒂有股甜味儿。

也有其他食法，《影梅庵忆语》中说董小宛“酿饴为露，和以盐梅。凡有色香花蕊，皆于初放时采渍之，经年香味颜色不变，红鲜如摘。”何其风雅。

春日黄昏，粉墙掩映，邀得二三好友，揀嚼醇香柔润的藜蒿，品啖清新爽口的茉莉花茶，掰食晶莹槐花饼，把酒话桑麻，咀嚼乡愁，尘世渐远。屋外烟雨梨花，杨柳堆烟，恍入吴冠中的江南水墨。

“百花影姗姗，芬芳入餐盘。”花饴色味融合，有归隐山林的高雅意趣。品尝春日花馐，咀嚼乡愁，抵达平和。花馐入口，花香侵袭，寻常日子清浅芬芳，清欢入怀。

